

余嘗讀昔人畫，疑其山貌太奇峭，恐非天壤間所有。畫人一時興到，鼓舞其筆墨耳。及親豐耶馬溪，乃知造物奇怪，畫手亦有寫不到者也。歲戊寅，○文政元年遊鎮西，過海，南望彥山於雲際，已覺其有異矣。既經二肥薩隅，還寓豐後隈邑。臘月五日，入豐前，遇一水北來，蓋發源彥山者。沿焉而東數十里，昏黑覺左右峯巒皆非凡。山溪相迫處，鑿山腹爲道，又穿牖取明。余買炬以入，遇牖，窺見月在溪水朗然。宿民家，翌大霧待霽，乃發。復沿溪東，愈奇。群峯夾水攢竦，如春筍矗出。有土戴石者，石挾土者，全石者，全石破裂成洞穴者，兩石相鬪，其一欲仆者，石數層累成夏雲狀者，而樹自石罅橫生，縱生倒生而上，指叢生蔽石，如與石爭勢而欲勝之。石又自樹中奮躍而出，而石陰皆苔紫綠相間，或沒石半面，或沒全身。又如援樹攻石者，大抵峯勢石皴，如畫巨刻意圖。時窮冬，多老木葉脫，槎牙瘦古，皆倪黃筆法，而苔枯蹙蒼渴者，王叔明也。古人筆墨不吾欺也。至柿阪憩孤店，店面石壁數丈，飛泉懸焉，仰則更有高峯，不知其幾十丈。余急釋所佩酒瓢，命燐之，竈突蕭然，會一獵師新獲豪豬，割而煮之，肪脆如水，連引數大白。又行溪，又數曲，隨峯勢上下，或激雷噴雪，或淖膏凝碧，峯影爲之，或碎或全，似水妬山而亂其影也。至屈智林溪稍開，有小村，過一橋，自此行溪北，開者益開，數十里，詣古城正行寺。寺主含公，余故人。埃余既久，余先詫曰：君州山水大奇，含公曰：更有奇者，使子目之。居二日，與含公南行，行田塍間，至仙人巖，巖石突立山頂，含公指示。余余不甚賞，其明又徑田塍，至羅漢寺。寺据山鑿山作洞壑橋梁狀，安五百像，余復不甚賞。宿寺前逆旅，挑燈而談。余曰：山不得水不生動，石不得樹不蒼潤，所以余賞馬溪而不賞仙巖，至於羅漢，則人工耳。然皆馬溪之支裔矣。且馬溪溪山相迫，無田塍礙目，而其路坦夷，真可遊也。然爲二豐通道，過者慣看，況公等生長此土，宜不駭其奇也。余則再遊不可期，將復溯之以諦觀之。含公奮袂與偕，早發，過一水北出馬溪口，峯容樹色，忽覺迥別。自淺入深，自平入奇，泝前數曲者，一曲奇於一曲，比諸前遊，更可喜也。復至絕壁下孤店，店主識余，面驚曰：是前喫猪客也。有何幹，再來此耶。余曰：欲看山耳。曰：山有何好看，吾不禁子看也。遂席溪畔，與含公傾瓢一醉。宿山寺，明雨，借轎西還。山峯得雨，皆變幻作態，或前以爲一山者，分成